



残荷图 陈天友绘

## 检察诗人作品展

投稿邮箱:lhfk7@vip.163.com

## 竹韵检魂

胡天翔

- 竹之剑破土穿石而出  
这力,源自大地的深处  
四野寂然,它拔节的声音  
醒了春天的双眸
- 清风、明月、竹影、西天两粒星  
一杯沁心的茶、一管幽韵的箫  
一柄老人的杖、一匹顽童的“马”  
你献出的绿叶、青枝、翠竿、根茎  
让亲近你的人,身忠直、心安静
- 在晨风中读你,我的兄弟  
顶风雨、披星辰,劳动骨正  
一腔正气激浊扬清  
让贪婪者颤抖,麻木者惊醒  
于暮色里读你,我的姐妹  
一颗颗悲悯心,庇护着  
温暖的人间
- 秋风起,满竿节操自清香  
谁说中空的心  
蕴蓄的不一腔正气?  
冬雪降,青枝绿叶自婆娑  
谁说一身的翠色  
张扬的不一腔风骨?
- 着蓝衣,佩徽章,我们像翠竹一样  
走田畴,过村镇,访街巷  
以内敛的方式敬畏生命  
给受伤者法杖,替弱者拭泪光  
我们这样一群人呵,读法经,守清廉  
撕开烟幕,还煤以黑、还雪以白
- 这是一片茂盛的竹林啊  
枝枝相映,为大地撑一片天  
叶叶交错,为四季守一片绿  
我愿做其中的一棵  
根须深深扎进泥土  
信念拔节生长  
掌正义的灯,燃法治的光

(作者单位:河南省驻马店市人民检察院)

## 看见夏花

邓萍

夏天,我每天都希望看见夏花

从清晨中走出来  
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树红花  
如果夏花只有一种颜色  
那一定是小院里的红茶花

把看得见的空间留给小鸟  
把看不见的幽微捧给鸣蝉  
留一处墙角,给自己  
比桂圆圆满,比阳光灿烂  
浑身都绽放花朵的微笑

寂寞了,就等雨来,等风来  
给每一个雨中漫步的人  
捧出一整朵花儿来

看它大汗淋漓的样子  
我就想翻到晴天这一页  
摘花,簪花,簪花  
我必须从头到脚看见夏天  
肆意生长的诗意

当秋天醒来  
我每天都有怀念夏花的资本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岑溪市人民检察院)

## 小案里的烟火气

林甲淳

儿,爱抠细节,大家都说简单的案子经她抽丝剥茧总能“做出花”来。为了一位年过九旬老人的未了心结,白天宏检察官往返于各大医院和保险公司走访了解,晚上留在办公室加班加点。那一段时间晚上,办公大楼成了她的专场,寂静的楼道里键盘嗒嗒声和计算器报数声显得格外清脆。

虽然是一个普通的交通肇事小案,涉及赔偿的每一笔金额也比较小,但近百条密密麻麻的数字稍有不慎就容易出现误差。深夜里,宏检察官在认真地审核每一张单据、每一笔流水,一边算,一边核。当两次不一致时又要重新来过,一大摞的发票,从办公桌的左边拿到右边,又从右边换到左边,将各种明面的费用用一笔一笔捋利索。

从日落黄昏到黎明破晓,账目

终于水落石出,经过比对,宏检察官发现蹊跷:除去个人医疗费、护理费,加上保险公司的种种赔偿之后,计算下来肇事司机不但没赔钱,反而从中获利了。核计到这里,宏检察官轻轻松舒了口气——从傍晚的万家灯火到清晨的车水马龙,她已经坚持小半个月了。

问题来了,如果按照流程,又将是一场漫长的等待,对九旬老人而言身体和时间都等不起,重新再来显然不是最优解。部门专门召开案件“会诊会”,大家认为和解才是最优解。

最优解下的全是“绣花功夫”。宏检察官询问当事人双方赔偿和解的意愿,肇事司机石某感到不忿,于是她把每笔流水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一笔一笔账目如同己出。石某终于无言以对,与其说被准确的数字折

服,不如说被眼前这位检察官的敬业精神打动。

最终,在宏检察官和承办该案的原审法官的共同努力下,老人的儿子同意了检察机关提出的和解方案,代母亲与石某及保险公司签订了和解协议,并现场提出撤回监督申请,石某增加的补偿款2500元当场履行完毕……

一个个小案汇聚成了城市的烟火气,沉淀在一份文件的铅字,一个个生字眼,透着悠悠的墨香……因为一个小案,出台一份文件,最后炼成一个品牌,那些走过的路,经过的事,所有经历的曲折,都成为一个品牌背后的温暖回忆。

如今,事件过去小半年了,但回想起整个案件的办理过程,宏检察官感触颇深:小案是支撑法治大厦的一砖一瓦,也沉淀在人间烟火气里。有一些小案办起来并不需要太多的技巧,但要有眼力和心力劲儿。值得欣慰的是,自己当初的努力成为照亮小案的光,直至温暖人间。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

## 骑行乡间

吕晓

骑自行车去办案,在现在看来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上世纪80年代中叶,我入职的山区检察院刚恢复重建不久,一辆押运车是唯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为了减少用派车的紧张、矛盾,单位规定只有路途较远又不通班车的地方才能申请派车,距离不远的地方就坐班车,县城周边一般骑自行车。也许是考虑到要经常外出办案,单位给我们股室配备了辆二八加重自行车,尽管是半新的杂牌车子,却足以让其他的同事羡慕不已了。

第一次骑自行车下乡办案,是到距离县城十几公里外的一个小山村调查取证。初夏时节,阳光灿烂。我和同事各自骑了一辆自行车,刚出县城拐上了一条通往乡下的土路,开始进入了漫长的爬坡路段。头顶上,太阳在湛蓝的天空中发出耀眼的光芒;脚下,蜿蜒曲折的乡村道路一眼望不到头。一路上除了少有的平缓路段可以骑行外,更多的是推着自行车往前走,双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沉重,衣服上的汗水几乎没干过。

眼看着就快到山顶了,一辆下山的大货车一路鸣着喇叭狂奔而来,车轮卷起的尘土弥漫到半空中,一时间眼前什么都看不清了。我们只好扶着车子站在原地不动,等到尘土散去才又继续往前走。到达山顶稍作休息,我们再次检查了车刹,又骑着开始下山了。坡大弯急的路面上,到处都是坑坑洼洼,我们用力抓紧车把,双手控制好前后车刹,让车子凭着惯性慢慢地往下滑行,一路上提心吊胆地下了到底……

在返回县城的路上出现了一点意外,下坡途中突然感觉车刹松了,情急之下双手使劲一捏,却车仰人翻滚倒在地,差点就掉到几米深的护坡下了,手掌和膝盖也被小石子擦伤了。爬起来一看,发现车子后轮一侧的刹车皮不知何时被拉飞了,不由得一阵后怕。

有一次临时有事需要外出,仅有的几辆自行车都被同事骑出去了,有人就出主意让我去借检察长的自行车。当时给检察长配的“专车”,是一辆永久牌二八加重自行车,也许是因为车子新有些舍不得骑,反正那辆自行车就一直停放在院子的屋檐下,好像很久都没挪过地方了。那时年轻,平时有点怕见领导,但此时也就硬着头皮去试一试。进门刚支支吾吾说着来意,检察长二话没说,就从办公桌抽屉中拿出车钥匙给了我,只是说了一句:“年轻人骑车莫太急了,安全第一,要当心噢!”说实话,那天骑着检察长崭新的“专车”去办案,心里特别高兴。一路上边骑车边独自哼着没头没脑的小曲,尽管车后的货架上还搭载着一个同事,但似乎感觉不到有多累。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被称为“三转一响”,这在当时是家庭财富和生活富裕的象征,也是许多家庭无比向往和为之奋斗的目标,就连女性在谈婚论嫁时也往往要先看男方家庭有没有这“四大件”。那时的物资匮乏由此可见一斑。而在生活的这座小城,当时的大街上还很少能看见小汽车和摩托车的影子,自行车是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其中“永久”“飞鸽”“凤凰”是公认的三大名牌,尤其是“永久”牌自行车,更是自行车中的“老大”,价钱自然也是最贵的,绝对算得上是少有的奢侈品了。

虽然一辆好自行车的价钱还不到200元,但不是想买就能轻易买到手的,单位购买自行车,要向商业部门出具函申请指标,老百姓要想买自行车则须凭票购买。那个年代,对于月收入只有几十元的家庭来说,买一辆自行车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所以大多数家庭都没有自行车,有事要用自行车便找熟人去借。

有一段时间自行车经常被借出去,股长就把三辆公用自行车的钥匙都收起来交给我,说任何人用车都要经过他的同意才能给钥匙。就在刚掌管自行车钥匙“大权”不久,一个同事周末借车去下乡探亲,我就随手给了一把车钥匙,谁知到了周一还没返回单位,办案要用车的人干着急,股长知道后很生气,当着众人的面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作之余,就有人在院子里给自行车做保养,而手头没事的同事也会来看热闹,大家三三两两在一起有说有笑的,小院的气氛格外融洽。保养自行车需要有耐心,通常要先检查车头是否偏向、车胎是否缺气,然后用扳手调车刹、紧螺丝,再用抹布把车子仔细擦拭几遍,直到整辆车子一尘不染。最后一道工序就是给链条和轴承等关键部位上机油。一通操作完成后,不仅车身干净整洁,而且骑起来更加轻巧省力。

那些年骑自行车下乡办案,经常往返于城乡、奔走于乡村,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也都练就了一手骑车的好技术,有的还会单手骑车、双手撒把。骑车功夫最厉害的人,不仅一个单程骑行近百公里,而且在返回时居然还带一辆同事骑坏了的车子绑在后面,连人带车骑了回来!尽管后来一连几天他走路都一瘸一拐的,但车技和毅力却让大家佩服得五体投地。

(作者单位:陕西省镇巴县人民检察院)

喝,以前我们一家子不就是喝河水长大的?况且现在经过治理河水清澈大为改观。”妻子说:“那是过去,现在不一样了。”

不顾反对,我拿起一对塑料桶,系上绳子套在一根竹扁担两端,上楼往舞水河边方向迈。半路上,眼见一辆洒水车停在马路旁,四周人头攒动,每人提着两只提桶等待供水。望着长龙的队伍,我也犹豫了。河水真的变清了还是我变了?倒是次要的,多年没手提扁担挑是主要的,于是我放下扁担自觉站队,也就掐了从河里打水的水龙头……

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眼前这条千百年来发源于贵州省瓮安县尖坡原始森林的舞水河已经远离了我的生活圈,我成为在陆上观河的人,不再是在河水里游泳的少年。如今,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城区舞水河两岸已经修建了高高的防洪大堤,北岸有了舞水风光带,南岸是竹王大道,又增加了一座晃州风雨桥,晚上灯光彩带绚丽,成了舞水河两岸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竹王大道、鼓楼广场上一派花团锦簇、歌舞升平。

近年来,舞水河上游的邻省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县级工业园异军突起,特别是部分化工企业发展迅猛,加之舞水河流经黔东南4个县城,给舞水河的生态环境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为推动“母亲河”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新晃县检察院积极开展跨省联动协作,与邻省贵州玉屏、岑巩、镇远建立两省边县市舞水河流域跨省联席会议监督制度,达成了资源共享、信息互通、联合监督、跨省联动、协同治理、协同发展的共识,共同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我们助推职能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依法起诉非法捕捞水产品、非法采矿等破坏水域生态环境资源犯罪,移送涉及水域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案件两件。推动全面强化舞水河生态环境治理,基本实现了“不让一滴污水流入”的治理目标。

家住舞水河畔上游塘湾大坝的村民张秀全告诉我,前几年,上游不时漂来垃圾、死鱼、死猪、死狗,河水臭不可闻,大家都不敢下河洗衣、洗菜,如今感觉回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蓝天清澈白云悠远,鱼翔舞水鹤鸣青山”的美丽画卷又呈现在我们祖祖辈辈居住的这一片湘黔边境。

那天,我沿舞水河上游漫步。一艘乌篷船出现在眼前,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回忆:在款款的摇橹声中,充满诗情画意的乌篷船悠悠行来,又缓缓驶开,轻快而淡泊,悠闲又自在,载着家乡人恬淡自适的生活方式与精神追求。不过这船,不是以前的捕鱼船,而是村民义务打捞废物的清污船……

(作者单位: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还值当的?”母亲又笑了,让我别操心。

“你们费了这么大劲弄的这个菜园,让他们坐享其成?下次再被偷,你告诉我,我来报警。”我虚张声势地说。“什么偷不偷的?都是本庄人。我们种的菜又不卖,人家吃点是帮我们的忙,浪费可惜。”母亲看着菜园子说,“还记得你上学那会儿,村里哪家没有帮我们一点?你刚工作的时候,还没有这个菜园子,当时,这块地没人要,是你爸主动拿好的地跟人调换的。你知道为什么?你在城里工作了,你的工作能帮乡亲什么?什么也帮不了。这小小菜园既能打发我们的时间,又能送给别人一点,累点不也高兴吗?”

正说着,父亲骑着他的二八大杠回来了。

(作者单位: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检察院)

## 我的美丽乡村

乌篷船是我小时候的记忆。家住河边,每当圆圆的红红的旭日升起时,霞光万道,水波粼粼,悠悠的乌篷船、舟楫上的鸬鹚、披着蓑衣的船老板组合成一幅完整的画面。夕阳西下,满河荡漾着绚丽的晚霞,百鸟投归河岸那片树林的时候,密密麻麻的煤油灯光倒映在水中宛如天上的繁星,这是多么美妙的画面!

岁月如歌,时光如水。几十年后同学聚会时有人问:“家乡的舞水河最值得我们追忆的是什么?”大家异口同声地喊道:“船老板,十岩板……”说着说着大家都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伤感的是自己变老了,昔日的景象成了美丽的乡愁。

父亲20岁那年,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他身挎一架弹棉花的大木弓,只身从少水的湘中乡村出发,沿沅水逆流而上,来到了上游300公里湘黔交界的舞水河畔。舞水河与龙溪口交汇处,流动着密密麻麻的乌篷船。龙溪古镇曾经是海上“丝路”的小驿站,有诗云:“龙市赶墟来,一哄人声满。夕阳下空山,乱踏昏烟返。”写的是龙溪口市场赶集之日,人流熙熙攘攘,直到夕阳西下才裹着黄昏薄雾的烟雾上归途。龙溪古镇的繁华,见证着舞水河给予一座市镇的梦想与荣光。

“篷声夜滴松江雨,菱叶秋传镜水风。”河上众多的乌篷船仿佛与河水是一对缠绵的情侣,整日厮守在一起,两厢不相离。一条长5米宽1.5米的船,一根长长的竹竿,一副渔网或几只鸬鹚,一盏煤油灯,一床棉被,是当地渔民的全部家当。

拂晓时,夏日雨后的河面格外清新,12岁的我跟着麻叔上了乌篷船。麻叔不急不慢地打开竹笠,放出养精蓄锐了一整夜的鸬鹚,鸬鹚训练有素地站到木船的横木上。然后,他将木盆盛上河水,稳稳地放置在船舱。最后,解开船桩上拴船的绳索,用木橈轻划几下,船便悠然离岸,驶向河湾那片广阔的水域。旋即,麻叔吆喝着把鸬鹚赶下船,我和麻叔坐在木船上,看着鸬鹚叼上一条条鱼,眼看着木盆里的鱼越来越多……突然一只鸬鹚露出水面抬起了金黄色的大鲤鱼,目测足有两斤多,我“啊”地一声欢呼雀跃。麻叔娴熟地伸过鱼兜兜入木盆里,我忙用网盖捂上……到中午,麻叔将船划到河湾的拴船处,拴好船,将捕到的大伙伙留给我带回家,其他的拿到街上出售。

酷暑的一天清早,我照例来到乌篷船上,麻叔高兴地说:“谭仔子,走吧,去浮河口。”船行至弯头边,听到麻叔呼起了小调:“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月儿头顶窗前照/想你的心飘呀飘/冒出的梦里/嘿呀嘿……”我抬头望见不远处的河面上,一对水葫芦在水中玩耍追赶,一会儿钻

那天,我一边开着车子往乡下走,一边生着气。

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时候坐在我家楼下的。我下班回家准备上楼的时候,发现父亲戴着草帽坐在台阶上,旁边的自行车上绑着一尼龙袋子蔬菜。“这么热的天,你骑着车子送这些青椒、豆角给我,热出什么事怎么办?”我数落着父亲一通。父亲没有上楼,放下尼龙袋就骑自行车走了。

夏季的天,奇热。我心里不踏实,把蔬菜放楼上后开着车子就从后面追了过去。

回村的路有几条,我沿着一条小路追。太阳落下了,来到村口,我看见母亲在菜园地摆弄瓜架子。家中那条黄狗摇着尾巴“汪汪”叫着窜了出来,朝我龇牙咧嘴,被我轻轻一脚踏开了。母亲看见我,赤着脚从菜园地走了出来。

我问母亲父亲回来没有,母亲说



河上鸬鹚

## 舞水河上乌篷船

谭文波

入水下,一会儿又浮出水面,嘎嘎地悠扬叫唤着。水在流,船在摇,山在欢呼,人在相思,风在亲吻,鸟在歌唱。忽听岸上的小朋友见到乌篷船,拉长嗓子喊着:“船老板,十岩板……”麻叔撑起高高的竹竿,嘴角微微张开会心地微笑。麻叔是个孤儿,父亲牺牲在淞沪会战的战场上,麻母千里寻夫结果饮郁气绝,丢下了还小的麻叔。麻叔是个善良之人,与我关系不一般,每次上船都有鱼留给我。为此,母亲经常让我邀请麻叔到家里做客。麻叔也非常客气,邀请三次才答应一次。

麻叔四十了仍单身一人。初冬的一个晴朗日子,麻叔在浮桥渡口边摆了几桌酒席,乌篷船上贴了一个大大的“喜”字,这是麻叔大喜的日子。麻婶是一位死了丈夫的寡妇,膝下无一男半女,是母亲牵的线搭的桥,酒是麻叔委托我母亲酿的泡酒。席后,几个有些醉意的伙伴欣喜地把麻叔送进乌篷船洞房,在岸上男女老少的

## 菜园

李兆军

还没有。看我担心的样子,母亲又说,有啥,没事,他自己又不是找不到家。菜园里刚灌溉水,菜沟子里还有水。瓜架子倒了一片,架子上挂满了长豆角。我要去帮母亲扶正瓜架子,母亲说不用,从菜园里出来站到菜园旁的水沟里把脚上的泥淘了淘,同我一起坐在菜园边的树底下。

“这些菜也不值多少钱,以后别往我那送了。”我看着母亲说,我不希望父母太辛苦。菜园离父母家也就百十来米,有二分地。从整地育苗到搭架子,母亲一天没有闲着。特别是施肥,施肥用的杂肥都是父亲用粪箕从一百米外背到地里的。菜园离

水库太远,每次灌溉,父亲需要从几里外的水库引水过来。从水库到菜园的滴水沟,基本上没人维修了。父亲想把水引到菜园地,需要一点疏通那条水沟。有时候水沟疏通了,有人看我们引水成功,就半路挖个洞截下水去抗旱保苗了。有一次看水被截走,我去找人家理论,硬生生被父亲训了一顿。

“那太甜吧?”母亲微笑着我说甜。“本来这次能给你带去五个。”母亲伸出五个手指,没想到昨夜被别人抢先了一步。

“抢天,我装个监控?”我安慰母亲,我以为她心疼瓜被别人吃了。